

# 中国下海潮

海 龙 主 编

- 主宰自己命运
- 选择理想职业
- 快速成才致富
- 个人奋斗之路
- 追求人生价值



# 中国下海潮

海龙 主编

人民中国出版社

ISBN 7-80055-870-0/C·208

定价 2.50 元

(京) 新登字 133 号

编 委

海 龙 尹广泰 宋国祥 张满印  
宋 敏 邵素云 陈素清 甄小泉

中国下海潮

海 龙 主 编  
李瑞法 责任编辑  
李宜昌 封面设计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石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一版 199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65-370-6/C·208

定价:5.30 元

## 前 言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90年代,中国将驶入市场经济的大海。一批不甘贫穷、不甘寂寞、不甘约束、追求富裕、追求事业、追求人生价值的人辞职“下海”,或从事第二职业,形成了当代中国下海潮。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他们的行为为社会所关心、所注目,成为当前改革开放中的一大社会热点。为反映下海者的奋斗经历,探讨他们的成功之路,摸索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研究人才市场的规律,让社会理解他们,支持他们,我们编辑了《中国下海潮》。

本书选编了报刊上的资料,在此,我们向各位作者表示感谢。为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加了编者按。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3. 1. 20.

# 言 面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

抓住当前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搞上去。

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

## 目 录

- “下海”断想..... (1)
- 彷徨心理..... (6)
- 第一女老板刘晓庆 ..... (13)
- 北京文化个体户 ..... (26)
- 巨潮中的上海艺术家 ..... (38)
- 体操王子李宁谈经商之道 ..... (46)
- 杨百万发财吐真言 ..... (51)
- 著名作家胡万春 ..... (66)
- 访作家王朔 ..... (79)
- 广东文人早“下海” ..... (85)
- 教授“下海”..... (104)
- 博士马军..... (108)
- 硕士史玉柱..... (115)
- 大学生卢俊雄..... (122)
- 文硕的个性..... (131)
- 我“下海一百天”..... (137)
- 一无所有的亿万富翁..... (140)
- 官员商潮大沉浮..... (143)
- 辽宁辞官潮..... (162)
- 机关干部的战斗之路..... (168)
- 从国管局干部到个体户..... (174)
- 辞职申请书..... (177)
- 当代大亨..... (180)

当上百万富翁的工农兵们.....	(185)
中国新一代私营企业家.....	(196)
二老板.....	(212)
特区“自由人”.....	(221)
吃“青春饭”的夏娃们.....	(229)
跳槽女.....	(238)
让我们赶海去.....	(243)
第二职业在广州.....	(251)
第二职业在上海.....	(255)
第二职业在北京.....	(266)
业余商贩.....	(273)
都市地摊潮.....	(303)
男人·女人晚上不在家.....	(309)
人随潮头走.....	(321)

**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要“下海”？下海成功者说：“挣钱的过程远远比钱本身重要得多！钱充其量只能说明一个人已有的才干，而在对过程的追求中，你才能体验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和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满足感，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就感。”“下海”是全民族在进入商品经济海洋的临界时刻所迸发出的无限机会与风险。它既唤醒、激励出人们潜藏心底的创造欲望，也着手剥落人们多年形成的安全就业、听天由命的心理屏障。人们已经看清，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必须重新确定自身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观念的方位；人们已经预见到，曾经有的，也许将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过去没有的，只要经过奋斗，便可能像梦想那般变为现实。让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乃至整个民族，成功地驶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吧！

## “下海”断想

1992年最流行的辞汇是什么？恐怕很少有能与“下海”相匹敌的了。

不论亲朋好友，或是同事熟人，办公室、马路旁、餐馆里、客厅间，凡是能够倾吐胸臆的地方，嘴边大都离不开“下海”二字。

早春时节，友人相聚，某人爆出新闻：“××下海了”，闻者不乏啧啧惋惜之声；转眼秋天到来的时候，“下海”却像熟透的果实，让越来越多的人嚼出了甜味。



今年5月，记者的两位朋友相遇，曾有如下一番对话：

朋友甲：“都说你辞官下海，当了个体户，是真的吗？”

朋友乙点头：“办了一家咨询公司。”

“你疯了，何必自己冒风险？！”

朋友乙：“你还看不清形势，呆在国营企业里风险才大呢！”

5个月之后，在国营企业工作的朋友甲的夫人被“自谋”回家。他见到我说：“我老婆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就那么一句‘咱厂产品没销路’，给‘自谋’回家了。现在每月发七十块钱，怎么过？真得‘下海’了。”

于是，有人唱出了“早下海，早自由；生命不息，畅游不止”的“大彻悟”之歌；

还有的更对近十年来出现的三次“下海”潮做出历史比较和理论概括：

第一次“下海”，成于1983—1984年，“下海”的主力军是返城知青、无业者，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海中作业方式是个体经营；

第二次“下海”，成于1986年前后，“下海”主力是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海中作业目的是为各级政府部门或小团体利益经营，故而又有“官商下海”之称；

第三次“下海”，始于本年度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目前尚未看到终期。海中作业方式五花八门，“下海”者的职业亦很庞杂，但共同的特点是有了鲜明的目的和长久打算。

总之，不论怎样一种情况，面对日益逼近的潮声，人们都在选择。而随着由远及近的海潮拍岸的巨响，目标愈来愈清晰，一种关于“我们为什么要‘下海’”的思考，也更加分明地出

现了。

比如，就“下海”而言，人们除了做出“主动‘下海’”或“被动‘下海’”的选择之外，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更多种的选择吗？

对于“下海”一词，除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弃官经商”、“为自己挣大钱”的语义外，还有其他内涵或更确切的寓意吗？

还有，所谓“下海”，在它被人们定义为个体对今后命运的选择同时，是否也包含着群体抉择的行为呢？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应当对当前中国的“下海”现象做出以下推论和归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计划经济”，或将终于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过的十四年改革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全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进商品经济大海的过程。因此，与其说“下海”的主体是若干个体对总体的叛逆或先行，毋宁说是总体对自身的主动批判和变革。其“下海”形式！也至少有：

弃船“下海”式——不满于自身现状，弃官、辞职，丢掉铁饭碗，自立门户，“下海”经商，即时下人们通常所说的“下海”；

换船“下海”式——某人在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或仕途腾达或郁闷不得其志。不日之间，提出调动，苦心挽留，竟不辞而别；

身在船上，心在海里——既不辞职，也不调动，业余业内，心在“海”里，畅游不止，人问“不亦乐乎？”竟也满腹牢骚；

随船出海式——人在船上，心在船上，力亦花在船上，大船火旺帆满，劈波斩浪全速向前。船员亦笑逐颜开，尽瞻海上风光。青岛双星集团、首钢、吉化，以及深圳、顺德的众多国营、

全民企业均属此类；

众人“下海”，我独“上楼”式——近见报道，北京某政府部门招聘机关干部，报名者踊跃。有智者接受记者采访，精辟分析“下海”“上楼”利弊，唱出“我独上楼”的绝响。

上述种种，其实均属“下海”，为什么社会关注焦点偏偏独钟于个体对群体叛逆或先行这种“下海”方式呢？这种情所独钟的现象难道不应该更成为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吗？

我们为什么要“下海”？

为钱？

有为钱者，但便多的人是把“下海”当作检验自身能力、体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不少“下海”成功者对我说：“挣钱的过程远远比钱本身重要得多！钱充其量只能说明一个人已有的才干，而在对过程的追求中，你才能体验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和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满足感，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就感。”

如果上述回答能够成为“下海”者的主流心态，我们不免还要问一句：你们为何偏要选择安全系数最低的“叛逆”或“先行”式的“下海”方式呢？

这句话，与其去问那些“弃船下海”者，不如让我们扪心自问：

人性大多好逸恶劳、趋利避害，如果我们为他们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他们还会冒险下海吗？

如果我们的航船在海中高速行进，水手们都能人尽其才，心开气朗，他们还会“身在船上、心在海中”吗？

不过，我们应当感谢那不尽如人意的环境，幸亏有了它，

才促成了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下海”浪潮。其实，所谓第三次“下海”，不过是全民族在进入商品经济海洋的临界时刻所迸发出的无限机会与风险。它既唤醒、激励出人们潜藏心底的创造欲望，也着手剥落人们多年形成的安全就业的心理屏障。于是那些先行者不再耐烦无休止地等待大船起航了。反正他们已经看清，在那即将到来的时刻，每个人、第个群体，都必须重新确定自身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观念的方位；反正他们已经预见到，曾经有的，也许将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过去没有的，只要经过奋斗，便可能像梦想那般变为现实。

那些身强体壮的先行者勇敢地“下海”了，留在船上的正不知所措。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这种“弃船下海”的先行者，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深圳、珠海、惠州、顺德等地既不惹人瞩目，也未给还在甲板上的人造成恐慌。因为在那些地方，多数大船都在高速行进，每个船员在选择之前，都能权衡出自己适宜在船上还是适宜在水中。

.....

当我们不必再为“下海”举棋不定的时候；

当我们很难区分谁在“海里”，谁在“岸上”的时候；

当我们把“弃船下海”视同老板“炒”我鱿鱼，我亦可“炒”老板鱿鱼的时候；

当“下海”从“流行语言”榜上消失，我们的讨论成为多余的废话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乃至整个民族，也就成功地进入了市场经济海洋了。

（《经济日报》 1992.12.15 本报记者 朱建中）

**编者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93年，中国将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是一个造就英雄、造就大亨、造就企业家的时代。南方沿海，树立新观念，富了。北方内地，固守老观念，穷了。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海，谁固守老观念，再过十年你最穷！谁树立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发现自己，敢为人先，上山、下海，走上观念致富之路，必将实现你成才致富、报效国家的理想。

## 彷徨心理

世界变得愈来愈陌生了。

从事最高职业的大学教授，在校园支起了最低档的煎饼摊；办事最正经八板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喧嚣嘈杂的跳蚤市场上高声叫卖；一向被人瞧不起的街头“倒爷”，成了高档饭店趾高气扬的座上宾；自称不问政治的市井百姓，在股票大厅里变成最敏感的政治家；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往往吃了大亏，最善投机的人却成了百万富翁……

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人们张开嘴，睁大惶惑的眼睛。

—

如果说，十四年前，当国人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松绑

时，心灵曾经有过震颤，行动曾经有过踌躇的话，今天，当他们从光线不足的计划经济小屋骤然走出，来到市场经济的浩瀚广场时，那种处处乍受强光刺激所引起的头晕目眩、步履蹒跚，已远非昔日可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过去信奉的，今天或许错了；过去崇尚的，今天遭到鄙弃；过去令人歆羡，今天或许一钱不值；过去看不起的，今天趋之若鹜……

古城保定，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助教，每天下午向学生端出自己煮制的热气腾腾的三鲜馄饨。一元一碗，惠而不费。短短不到一月，他的“副业”收入已近500元，超过“正业”收入两倍。一边收款一边舀着馄饨的年轻助教红着脸向同事申明：赚钱不是目的，赚点钱，还是为了更好做学问……

河南郑州，热闹的跳蚤市场已经开张。摆摊儿的有机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企业职工。一位杂志编辑一心要出售一俄罗斯军大衣，上百人询问过，上百人从里到外仔细摸过，然而无一人掏钱购买。编辑先生摇摇头只好收起几乎被摸脏的军大衣，打道回府……

首都北京，两位老人外出不慎，把钥匙锁在家里。一个电话，由青年知识分子“下海”组建的“万邦”服务中心应召而至。小伙子腰拴绳索，从七楼吊到六楼，将门打开。老两口千恩万谢要“开个价”时，小伙子很不好意思，直到老夫妇说：“给50元”时，这位武汉大学毕业生才腼腆地说：“20吧！”

……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开始“下海”者，以及那些撩起海水把自己胸膛拍湿的初试者们，是勇敢的。但毋庸讳言，他们内心是不无犹豫的。

站在海边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旁观者们，心里更是打着小鼓，犯着嘀咕。

这就叫“下海”？

这就是市场经济？

咱们也得这么干？

## 二

人们的彷徨心理，缘于瞬息万变而又反差强烈的大千世界。

几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有的是不知不觉的渐变。有的是大起大落的突变。

机关干部——过去，旱涝保收，平平安安。科员、主任科员、科长、处长、局长、部长……序列清楚，台阶分明。只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一步一个台阶，总会有个盼头。收入虽然不高，饭碗毕竟牢靠。如今呢？市场经济，依靠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那么庞大臃肿的机构，肯定要大大压缩。“精简一次，膨胀一回”的连续剧，再不会拍续集了。（怎么办？赶紧“下海”，以求主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空手套狼，谈何容易？一旦“下海”，会不会回头无岸，鸡飞蛋打两头空？……）

企业职工——过去，工资奖金，不用发愁，即使企业亏损，还有国家兜着。如今，三项制度改革已不可逆转。饭碗不铁了，“炒鱿鱼”在所难免；工资不铁了，出力少拿得也就不多；交椅

不铁了，干不好只有就地免职。（“三铁”彻底打破，职工还算不算企业“主人翁”？“社会主义优越性”从何体现？年轻时出力多收入高，年老体弱怎么办？……）

大中学生——过去，义务教育，基本免费。只要学习成绩好，一路绿灯往上升。如今，学费已从一位数涨到两位数、三位数。全国十所金融高校从1992年率先实行“收费制”：每年少则800元，多则1040元。即使堂堂正正考上大学，4年毕业，您得掏出3000至4000元！中学虽明令“禁止乱收费”，但减少计划生、扩大自费生，多招一个就多收四、五千甚至上万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读书要掏钱，国家的教育经费哪里去了？供养一个大学生，每年要额外支出上千元——看趋势今后还得涨——这笔钱，一般老百姓是否掏得起，这大学，今后究竟还读不读？……）

变化是如此迅猛——昨天还在讨论“怎样看待回扣”，并且明令禁止一切回扣；今天已成为润滑剂融入经济交往，并且在一些文件中得以获准。

反差是如此强烈——昨天还在抨击大吃大喝，并且规定“四菜一汤”的种种限制；今天，迎来送往互相宴请已属人之常情，没吃没喝冷冷清清，倒显得小气无能。

对比是如此鲜明——昨天还老老实实在“按劳分配的圈子里循规蹈矩苦扒苦做；今天已经尝到“按资分配的甜头，在证券市场和股票交易中大进大出……”

#### 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决不仅仅是语义用词的简单



更换，也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运行模式的狭隘范畴。

较之十四年前“真理标准”给国人带来的冲击”，当今“市场经济”给神州大地带来的“第二次冲击”，不但来势更加迅猛，而且范围更加广阔：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既改变精神领域的价值观、道德观又改变物质领域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

由冲击所引发的震荡、崩坍和扬弃、重组，也是全方位的；不但要作为旁观者重新判别大千世界中的“是与非”，而且不得不进入这个舞台，随时权衡自己进退的“得与失”。

是非判别，以什么为标准呢？

只有一个标准：生产力。

按一句最通俗也最深刻的话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只要有利于改革生产，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就是对的。

反之，则是错的。

标准，说来很简单，但要在脑袋瓜里转过弯子，很不容易。

因为，在我们大脑深层，早已储藏甚至“定格”着各式各样的标准：书本写的、学校教的，领导指示的，文件规定的，约定俗成的……

况且，在“发展生产力”的猎猎大旗之下，难免认识不同，理解各异；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人项庄舞剑，意在谋私，难免出现矫枉过正，摇摆波动……

这就向我们的审计、监察、法律和宏观调控部门提出了一个严峻而紧迫的课题——学习市场经济、适应市场经济，进而修订、完善和重建我们的政策、法规以及宏观调控办法。